

舊唐書

一九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炯同校

崔敦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李義琰

孫處約

樂彥璋

趙仁本

崔敦禮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本居博陵世爲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敦禮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爲人武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督二十年徵爲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迴紇鐵勒部落時延陀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又有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落綏輯之因立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永徽四年代

高季輔爲侍中累封固安縣公仍修國史六年加光祿大夫代柳奭爲中書令尋又兼檢校太子詹事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年拜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勅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祕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謚曰昭子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孫貞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盧承慶幽州范陽人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松大業末爲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并縣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公尋卒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敘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永

徽初爲褚遂良所構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索承慶
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歲餘轉洪州長史會高宗將
幸汝州之溫湯擢承慶爲汝州刺史入爲光祿卿顯慶四年代杜正
倫爲度支尚書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爲潤州刺史
再遷雍州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爲刑部尚書
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三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
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有暮吾終斂以常服晦朔常饌不用
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瓷漆而已
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幽州都
督謚曰定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
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事左遷忠州刺史顯慶初復
爲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名三遷左肅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
子總章中卒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贈洛州刺史謚曰簡承業弟承
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錄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

長史薛季旭擇寮吏堪爲御史者季旭以聞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鹽屋尉田崇辟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齊卿開元初爲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齊卿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知節度果如其言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齊卿好酒飲至斗餘不亂寬厚可親士友以此善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卒承慶弟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爲內史舍人時兵機繁遽庶事草創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乂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遷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即停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爲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

十疋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顯慶二年遷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脩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釐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筭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異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貲少今官貲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摠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貲

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益於三學誘掖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遂間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

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
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
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
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六曰尚
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
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
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
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
多爲政之弊高宗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
事竟不行祥道尋以修禮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尚書每覆
大獄必歔歔累歎奏決之日爲之再不食龍朔元年權檢校蒲州刺
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祥道性謹慎既居宰相深懷憂
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閑職俄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
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爲亞獻光祿卿爲終獻

祥道駁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爲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爲亞獻祥道爲終獻事畢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鵠劉齊賢見爲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鵠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臨朝代裴炎爲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旣誅死景先左遷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爲酷吏所陷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沒其家景先自祖父三代皆爲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爲吏部郎中負外有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李敬玄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玄博覽群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學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玄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總章二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貞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禕始造姓曆改修狀樣銓曆等程式處事勤勞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禕之法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略無差殊時人咸伏其強記莫之敢欺選人有杭州叅軍徐太玄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賊至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賊數既少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玄知而大嗟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叅軍太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

行爲時所重敬玄賞鑒多此類也咸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並如故
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
下三品四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庶
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敬玄久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
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
家高宗知而不悅然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爲中書令調
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玄不協遂奏請敬玄鎮守西邊敬玄
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朕即自往卿不得
辭也竟以敬玄爲洮河道大摠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
兵以禦吐蕃及將戰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玄聞賊至
狼狽却走審禮旣無繼援遂沒于陣俄有詔留敬玄於鄯州防禦敬
玄累表稱疾乞還鑒瘡許之旣入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詐妄又積
其前後愆失貶授衡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
年六十八贈兗州都督撰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

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藉沒其家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交結爲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爲著姓父玄德癭陶令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都督寮吏皆望風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爲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貲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事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爲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寮盡捨罪令復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時論美之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岐州司功叅軍乃市堂材送焉
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
此豈愛我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
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
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雨所
腐而弃之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宗知而怒曰豈以
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
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
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義
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義琰從祖弟義琛
永淳初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飢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
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爲梁州都督轉岐州刺
史稱爲良吏卒官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約樂彥瑋趙仁本並有名
跡

孫處約者汝州郟城人也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旣失德處約數上書諫之祐旣誅太宗親檢其家文䟽得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錄成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中宮諱改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司成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尋卒子佺睿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征契丹戰沒

樂彥瑋者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言皆言其枉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然其言遂寢其事彥瑋尋丁憂起爲唐州刺史及入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爲大

司憲官名復舊改爲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都督永昌年以子思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酷吏所殺

趙仁本者陝州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勅皆手自纂錄臨事皆暗記之甚爲當時所伏會有勅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言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爲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託遂爲敬宗所構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官

史臣論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玄之擢太玄可謂能舉善者矣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彥璋獨遇姦臣仁本請當遠使終昇輔相不亦宜乎

贊曰盧劉兩族弈世名卿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權臣獨抗美第不營
以茲輔弼無愧德聲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一

卷之三

七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許敬宗

李義府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爲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爲管記武德初赤牒擬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

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
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宮
僚多被除削又未收敘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
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茲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
弃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宰
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寮迥無關預今
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
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
藥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
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
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
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
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扑或
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

素等稍得敘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於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爲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符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開欲伐昆明國故因鑄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符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爲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

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乾
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
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友善心
同爲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
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
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
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
績并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
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
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
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
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
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
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

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王彩姓
氏錄新禮皆揔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
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
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
孝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
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爲之
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
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謚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
以才昇歷居清級然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
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
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
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謚官太常
博士王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
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

何以言禮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
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謚議爲
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爲繆荅
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公何曾旣忠且孝徒
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
有逾於何氏而謚之爲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
下重議禮部尚書袁思敬議稱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
從其議彥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彥伯代作又
納婢妾讒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
年劔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
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持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
又勅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
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獻承華箴

其辭曰遂初冥昧元氣氤氲二儀始闡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爲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公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不承寶命允穆三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標德離言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業光啓誦藝優于羽九載崇儒三朝問堅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試登俎高諭喬枝俯容思順非禮無施前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是蹈則敵問風馳立志或爽則玄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輕小善積小而名自闢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攸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睠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異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

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
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
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
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
人淳于氏坐姦繫于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
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
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
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
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
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
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爲中
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尋加太子賓客進封
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
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

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爲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爲中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橫州刺史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輳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鑑才估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謫時殷王初

出閣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誠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壻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誠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頰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眈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府恥其家

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為勲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塚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叅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

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弃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舊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厭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干牛備身洋子壻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賊並除名長流廷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覓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贊之

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
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
各三百戶義玄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
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戶睿宗
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子湛年六歲時以父
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
郎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遂引湛爲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
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
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
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
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
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弃家族共宰相
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之鼎鑊湛等微
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

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衛中宗即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頃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卒崔義玄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奧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冲暗嬖妄姦邪阿附豺狼窺觚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姦爲虎傳翼卽又胡顏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宋桐岡校

郭孝恪

張儉

蘇定方

薛仁貴

程務挺

張士貴

趙道興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悅之謂曰昔稱汝穎多奇士故非謬也令與徐勣守黎陽後密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絕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歷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爲太府少卿轉

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耆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爲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僞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虜行罰罪取其堅壁曾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必大艱辛超險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以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道別進龜茲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賓乃出營於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陰與城內降胡表裏爲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

入城鼓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憐之爲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公待詔贈游擊將軍仍賻物三百段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次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減死除名少子待聘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致穀十萬斛邊糧益饒

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飢餒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旣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爲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爲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永徽

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

蘇定方翼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俄又為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

伏靖軍旣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永徽中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摠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摠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旣而突厥別部鼠丘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弃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摠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躋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薦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

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爲行軍大掾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潤爲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懾舍提瞰啜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啞運率其牙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于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啞運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于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于西海定方以功遷

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計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勒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能津道大摠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飛檣鼓譟直趣真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

身見在叔揔兵馬即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彌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尚輦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

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疋絹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仗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

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足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

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寔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致斯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

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迥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款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摠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

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舉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并建德歸國高祖遙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及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

行軍揔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蒲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揔管李文陳曹懷舜竇義昭等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爲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揔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尊號署百官又進寇綏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

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號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崱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衆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爲忽崱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號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爲右武侯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

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號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開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野所笑傳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咬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爲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鈴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勲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爲恒旣未盡善舉衆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䟽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
有父風英槩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
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爾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興逢時立効
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徼功奮命
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岡校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于光庭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爲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赤牒補息州叅軍稍除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于蒨薨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爲心一物失

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公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亘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旣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揔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特降璽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爲青州刺史五年太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鬬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

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
休息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還高宗勅書與仁軌
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
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況在滄海之
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進思盡忠有死無貳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妖孽充斥而備
預甚嚴宜礪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旣無備何攻不剋戰而有勝士卒
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聞上更請兵舩朝廷知其有成
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直不弃成功實亦永清海外
今平壤之軍旣迴能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
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卽爲亡虜拔入新羅又
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兇暴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
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

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旣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剋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夷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劔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

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必滅因機立効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授信弃其妻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詔留仁軌勒兵鎮守初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殭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弔祭之修錄戶口署置官長開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存問孤老頒宗廟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濟餘衆各安其業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降璽書勞勉之仁軌又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弃瑕錄用授之刺舉又加連率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効冀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

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願詳察臣看
見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
西歸無心展効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
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儻弱皆報臣云
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又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
事者並蒙勅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
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渡遼海者即得一轉勲官從顯
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記錄州縣發遣兵募人身少壯家有錢
財參逐官府者東西藏避並即得脫無錢參逐者雖是老弱推背即
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苦戰勲當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
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勲州
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盡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
非獨海外始逃又爲征役蒙授勲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勲官
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

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爲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募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旣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旣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勲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賞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

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
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
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旣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
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旣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
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奄忽長逝銜恨九泉
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
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
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
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
請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荅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
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
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擢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
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爲熊津道安撫
大使兼沮江道總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揔章二年軍迴以疾辭

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十月復授隴州刺史三年徵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爲雞林道大摠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爲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上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異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爲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爲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

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責璽書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誠復表辭衰疾怪望旣多徊徨失據又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固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薨年八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弔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爲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即位以仁軌春宮舊寮追贈太尉濬子冕開元中爲祕書省少監表請爲仁軌立碑謚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爲端揆劉則甘言

接人以收物譽戴則正色拒下推美於君故樂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勲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甌山縣公兄弟薦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貳爲王官遂棄官歸耕父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爲沮江道大摠管以處俊爲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糲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揔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爲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太寬荆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

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數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暨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脩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復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諱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詭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

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尋代閻立本爲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二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細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爲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叅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臣益甚得大臣之體侍中平

恩公許圜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處俊遷太子少保開耀元年薨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旣云亡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令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旣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

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焚屍體處後亦坐斲棺毀柩自此法
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瑯琊郡公
祖定高馮翊郡守襲封瑯琊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
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
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叅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
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
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
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表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
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
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
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爲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時人稱爲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
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

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叛詔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摠管尋又爲秦州鎮撫右軍摠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匭延都支及李遮匭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計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換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徃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遥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

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黃酉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匄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匄途中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匄使同來行儉釋遮匄行人令先往曉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匄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匄而還高宗廷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内二十四州並叛應之衆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返爲所敗於是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

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
挺東軍李文暕等摠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
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
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
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弃車散走賊驅車
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
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
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
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莫不歎伏賊
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僞可汗泥熟匄
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
行儉旣迴阿史那伏念又僞稱可汗與溫傳合勢鳩集餘衆明年行
儉復摠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令相
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

唐傳三十四
十
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
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
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
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摠管程務挺張虔
勗上言伏念爲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
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
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勲封聞喜縣公永淳
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摠管率十將
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
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
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
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剋料勝負甄別
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尤
曉陰陽筭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摠管凡遇賢俊無不甄

採毒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賈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勣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誓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行儉嘗令鑿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遮匄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馳馬稱是並分給親

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爲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爲太尉

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甚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郢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旣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閒竊發議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爲大贊幣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尋轉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

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庭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爲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寮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爲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月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爲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爲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

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謚爲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祿之印綬寵被寔多唯德是褒豈虛授也近代已來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虛實爲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翊之勲居講諷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閱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馮衆怙力矜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豪傑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

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綽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
太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壑多以諛佞希恩而樂城甌山昌言規正若
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更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譏
其謬謚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非通論也

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
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唐臨 孫紹

張文曜兄文琮

徐有功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琕孫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伯父令則開
皇末爲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
隱太子摠兵東征臨詣軍獻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
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宮殿廢出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
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今
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
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再遷侍御史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道
彥等申叩冤繫三千餘人累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儉薄寡
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取白衫
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

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高宗即位檢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詔稱旨帝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高宗又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旣非冤濫所以絕意耳帝歎息良久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賊事發制付羣官集議及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卹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有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賊罪

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高宗從其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爲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大行於世兄皎武德初爲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衆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子之奇調露中爲給事中坐嘗爲章懷太子僚屬徙邊文明元年起爲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爲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自妃主及命婦官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制許之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

爲警衛故柁鼓曲有靈夔吼鵬鷄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
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
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據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
豈能接於閨闈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鄣
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
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
非倫次難爲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疏奏不
納紹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祭酒祝
欽明等希旨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又則天
父母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
以武氏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
時雖皆不從深爲議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給事
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
坐斬時今上旣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燾下右金吾將軍李邕遽請宣

勅遂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有勅罷邈官遂擯廢終其身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英國公李勣爲長史深禮之累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爲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有萬疋倉庫漸虛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繒錦百段咸亨三年官名復舊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遷大理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

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
瓘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以比戴
胄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
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高宗甚委之或時
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
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
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
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
息兵脩德以安百姓高宗從之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
謚曰懿以其經事孝敬皇帝特勅陪葬恭陵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
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
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張家及韋溫等被誅之際涉爲亂兵所
殺兄文琮貞觀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安
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緡百疋徵拜戶部侍郎

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
出爲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
蓋本爲農惟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旣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
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限條制
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子戩官至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
七卷行於時戩弟錫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
姊子李嶠知政事錫拜官而嶠罷相出爲國子祭酒舅甥相代爲相
時人榮之錫與鄭杲俱知天官選事坐賊則天將斬之以徇臨刑而
特赦之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尋令於東都留守中宗崩
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書裴談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
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內
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更博採
羣言及歷代公華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將創
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

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緣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採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燕樂奏之管絃爲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遷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轉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尋轉秋官員外郎轉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

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以官行本來效俊臣知張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逆告張知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爲臣雖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爲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吉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面欺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久之起爲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有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廳使愆失其略曰陛下即位已來海內職官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愧憚又往

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
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
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
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爲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
奪祿臣昔處法緣蒙擢用臣無以上荅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
隨不避強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
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謹妻龐
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鍛鍊成
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
奏付法法司結刑當弃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
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
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
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爲
庶人尋起爲左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有功謂所親曰今身爲大理

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父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寔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等性惟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旣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茲泉壤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吊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今上踐祚竇孝謹之子希城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王府司馬卒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臯陶爲士昌言誠勅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寃不可復聖王所以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五
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
功獨抗羣邪持平不撓此所以爲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城
讓爵酬恩可知遺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公獬豸之精
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六

劉 昫 等修

高宗中宗諸子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 裴居道附

章懷太子賢 賢子邵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爲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群臣在位於

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爲陳王未徵元年拜雍
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爲皇太子以忠
母賤異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
長孫無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爲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
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爲父後者賜勲一級六年加元服
制大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
皇子弘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
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毋儀天下旣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
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
是使前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
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昴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
神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
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
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

遠方於震位蠹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爲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戶物二萬段甲第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太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爲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東臺侍御上官儀宦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明年皇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王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遥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旣爲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

主緣毋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爲
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
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爲葛王又改上金封爲澤王蘇州
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
左衛率出爲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
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
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璣七
人並配流顯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爲嗣澤王
先是義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
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于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璆爲
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王眞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胤被嗣許
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爲嗣
澤王拜率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爲嗣王者
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爲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遞相譖毀六年則天立爲皇后後淑妃竟爲則天所譖毀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下勅曰素節旣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府舍曹叅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悅誣以賊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爲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瓘

廖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瓘爲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廖爲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監門將軍卒瓘開元十一年爲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廖繼之遽譴瓘爲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絕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嗣澤王江王禕爲信安郡王嗣蜀王瑜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爲澧國公瓘累遷邠州刺史祕書監守太子詹事廖性仁厚謹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瓘晚有子命廖子益爲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廖初爲嗣澤王降爲郢國公宗正卿同正負持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遷宗正卿光祿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廖友弟聰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闈者多是廖之所舉九載卒

贈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弘暉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歎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時有勅征邊遼軍

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儉若不給儉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今摠沒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毋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妃所司奏以白鴈爲贄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

獲朱鴈遂爲樂府今獲白鴈得爲婚贊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
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內
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
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
聞於四海自琰主在手沉痾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
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賡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
旣承朕命掩歎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繫方崇下武之基
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愛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遽
永訣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
跡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爲孝敬皇帝
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
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爲制獻德紀并自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
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賦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太子無子
長壽中制令楚王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

贈妃裴氏爲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
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
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
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
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旣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
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
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
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
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
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爲尚書
左丞居道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
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顯慶元年遷

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勅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旣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壺奧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

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爲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官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乃廢賢爲庶人幽于別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追封賢爲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于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謚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尋被誅守義文明年封犍爲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于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絕人朝謁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

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于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曆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人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于外神龍元年中宗纂位授守禮光祿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號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時寧申歧薛邠同爲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弋獵伎樂飲諠而已九年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以外枝爲王才識猥下尤不逮歧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諸王因內讌言之以爲歡笑雖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憊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歧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每

歲被勅杖數頓見癰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霑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貳外監又爲宗正卿同正貳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輦幸陝蕃渾之衆入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于可封霍瑗等爲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更令同正貳嗣邠王承宗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爲妃冊爲毗佐公主迴紇著勲承宗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卽王府掾屬仍貳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中宗四男章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宮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

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于房州其府坐廢聖曆初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邵王太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旣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婢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爲陵焉○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曆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爲常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貢外刺史轉均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允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萬物霑愷

弟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赦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惻惶伏望捨臣罪僣許臣朝謁僅得一仰雲陛再覩聖顏雖沒九泉實爲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報及韋庶人臨朝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睿宗即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計平韋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落遣人襲殺留守即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便道詣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溫王重茂爲皇太弟自署爲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洩其謀者洛州司馬崔日

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豈通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繫自大行晏駕常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刺舉冀其悛改以怙恩榮而誑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即死出均州詐乘驛騎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

投河而斃雖人所共弃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
惻于懷昔劉長旣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
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
衛尉貲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
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爲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
賢師傳舉事多不法俄以祕書監楊瓌太常卿武崇訓並爲太子賓
客瓌等皆主壻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左
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脊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
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樂公主
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爲奴或勸公主請廢
重俊爲王自立爲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
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冲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
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并殺黨與

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扣閤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旦晷憩林下爲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宗訓屍柩睿宗即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鉞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紓黃

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宮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竄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爲平興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竄嘉勗能重名節事高藥向幽塗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丞宗暉天寶中爲衛尉貲外卿十一載王鉷反宗暉以賣宅與鉷貶涪川郡長史量移廬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受恩顧轉太常貲外卿卒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曆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進封溫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遙領并州大都督未出閤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爲帝而自臨朝稱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別所景雲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謚曰殤皇帝葬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爲武后所斃者四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況燕澤素節異腹之胤乎覆載胡心產茲鴆毒悲夫孝和母罵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枝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曰申生翻爲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兇母畏明取樂於身

唐書列傳卷三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炯同校

裴炎

劉禕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爲濮州司倉叅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爲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旣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

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爲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第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絕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並懷畏憚唯唯無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爲內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

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塞味道御史魚承曄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于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詞於使者炎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沒其家乃無檐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摠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逼逐于營又磧北迴紇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

宜哉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逮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于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疊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賁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炎長子彥先後爲太子舍人從子伯先後爲工部尚書

劉禕之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叅軍父子翼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秘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常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

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
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
軌百寮新誠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
之北門學士禕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
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禕之有
姊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
流嶺州歷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
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
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
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
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
事所有詔勅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
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貲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
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蹇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

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疋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乎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禕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真對曰昔戴至德舜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壇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上地不可攸居被其憑凌未足爲恥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

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
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
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要有私則天特令
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本立宣勅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
臺何名爲勅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于家時年五十七初
禕之旣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竊賀
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已皇帝上表徒使速吾
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
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
筆則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
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
睿宗即位以禕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
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

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公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

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焚絲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賦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旣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

復新加官有常負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
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卹事之爲弊知及後
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豈諸侯之臣不皆
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
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
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
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
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
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芄芃之棫樸
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
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
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
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
昇于朝三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

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鬣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馱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

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褻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旣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群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輩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玄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爲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永昌初爲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

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異得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元中爲潁王傳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非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爲遂良所構求微初繼受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旣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爲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祐封中起爲桂州都督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叅軍崔擢爲尚書郎事旣不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

尋卒昭德即乾祐之孽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爲之是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長壽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千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竇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卧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

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諂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撓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弃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思止後竟爲昭德所繩榜殺之旣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叅軍丘悅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爲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強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揔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命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寮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猷怠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雖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臺見勅曰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叅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慙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惜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之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

漢近者新陷來張兩族兼控侯王二仇鋒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寵龐萌可以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兼天下之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傍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壤堤針芒寫氣消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顏深諫明君聖主亦有不客臣孰知今詛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爲萬姓自愛時長上果殺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遽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璿曰昭德身爲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免死配流尋又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大雨土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

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強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以歷詆墉隍府寺樹勸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沫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雅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辜遺託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間覩構逆則示其閑暇俾殺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律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愧師範王府秉執相權威有能名固愜群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跡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爲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玄同富於詞學公任權

衡當爲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但以高宗弃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爲愛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讎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常謀並進之讒玄同欲復皇儲固難逃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強幹爲臣機巧莅事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爲皇太子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言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諛佞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卧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此則強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是昭德用謙御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常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乏弘持器難苞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惛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對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褱之履行貨色自欺昭德強猛何由不虧死無令善孰謂非宜玄同不幸顛殞亦隨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八

劉

昉

韋思謙

子承慶
嗣立

陸元方

蘇瓌

子頤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陽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遷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市王府長史引思謙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累遷右司郎中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



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辯縱橫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荅曰鵠鷹鸛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冷臣製此鞋下知臣之疎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爲司屬卿光祿卿分署卿右書卿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思謙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爲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一年代蘇良嗣爲納言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

史大夫博昌二年

於家

都督二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
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儀
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
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
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叡之姿岳
峙泉淍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
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俯雷之響夫君無民無
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
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唯
憂餒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
止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爲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
上玄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
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爲

憂不以四海爲樂今關隴之外兇寇憑凌西土編氓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析苻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爲臣爲子乃國乃家爲臣在於竭忠爲子明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況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旣喧聽覽且黷官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旣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悅之臣又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況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

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爲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爲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爲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又嘗爲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心多擾濁浮躁罕詣仲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調露初東宮廢出爲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爲沂州刺史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歷豫號等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爲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史承慶自天授已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兼修國史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涖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

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歲餘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爲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天實錄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祿大夫俄授黃門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黃門侍郎令繼兄位其見用如此贈秘書監諡曰溫子長裕膳部員外郎嗣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洮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遷鳳閣舍人時學校頽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

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施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譏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搔然不安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

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今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
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
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
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
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
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已逃過半租調
既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
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之哉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文景
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觀哲欽明窮神
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
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竒未能顯其本源明
其前事今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
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預之後
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責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

猾伺隙乘間內苞豺狼之心外示鷹犬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
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
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
合縱臯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樞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
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
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
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旨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
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
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並甘心引
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徒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
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
慶泰若弄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
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
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又何乃前非

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爾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此流則向
時之寃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
氣冤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儻陛下弘天地之
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刑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
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
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比所陷罪
元非陛下之意成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
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旣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
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
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
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負濁使陛下臨朝軫歎屢以爲言夙
夜慙惶不知啓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
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

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是由於此今望於
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
寮務在憂國濟人所當庶有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
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內掌機密非臣所堪承
乏外臺庶當盡節卽儻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
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
刺史又徙洛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徵爲太僕少
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爲黃門侍
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邑者衆國用虛竭嗣立上疏諫
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知
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
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
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

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伏誠哉此言非虛談也且玄旨秘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爲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開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虫在土種類寔多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爲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較在目前世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儻水旱爲災人至飢餓夷狄作梗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槩日豈能裨萬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有乖在生人極爲損陛下豈可不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

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二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
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
全少儻有虫霜旱澇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
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
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
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
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
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
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裏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
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疊徭打紛紛曾不寧息貧
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
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集蘇息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致吏此本
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
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

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
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
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辭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
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
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
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令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
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
軍我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負闕不供遂至負
外置官數倍正關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
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
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
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
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
可不深慮之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

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陛下詳擇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中宗特令編入屬藉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綰二千匹因封嗣立爲逍遙公名其所居爲清虛原幽棲谷韋氏敗幾爲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爲許州刺史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爲國子祭酒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溫等改削藁草嗣立時在政事不能正之至是爲憲司所劾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

時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閒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兇戚爲憲司糾劾因茲出貶若循其始終是吉人宜弃其瑕以從衆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爲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爲比嗣立三子孚亘濟皆知名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亘開元初爲礪山令爲政寬惠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巡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亘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亘之姑子也嘗密薦亘有經濟之才請以已之官秩迴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爲隴右道河西黜陟使亘至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恃託中貴

公爲非法兼僞敘功勞巨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爲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郾城令時有人密奏玄宗曰今歲吏部選敘大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爲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爲政人用稱之三遷爲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爲尚書戶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三代爲省轄衣冠榮之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爲馮翊太守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也爲著姓曾祖琛陳給事中黃門侍郎伯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之濟旣而風濤果息

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
俄爲來俊臣所陷則天手勅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證聖初內史李昭德得
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州刺史尋復爲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
郎尚書左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
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
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
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
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
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
其慎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子象先
象先本名景初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叅軍秩滿調選時吉瑒
爲吏部侍郎擢授洛陽尉元方時亦爲吏部固辭不敢當瑒曰爲
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

子安推薦也。貢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景雲元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曰亦請辭主遽言於睿宗乃並拜焉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伏湜每謂人曰陸公如於人一等太平公主時既用事同時宰相蕭志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其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劔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貢不從抱真之言歷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爲蒲州象先爲刺史仍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

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爲始錄事慙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爲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思之按察使停入爲太子詹事歷工部尚書十年冬知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同州刺史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象先弟景倩歷監察御史景融歷大理正榮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守並兼採訪使景獻歷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當時所稱如此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珣孫也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遊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辯過之累遷中書舍人則

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責授左司郎中累除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象先四代孫文宗大和四年除釋褐叅軍文學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憂隋鴻臚卿父昺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士累授豫王府錄事叅軍長史王德真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恠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皆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去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勅慰諭瓌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中宗至京瓌又面

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
察之帝乃配詠普恩於儋州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准
陽縣侯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
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皇后爲亞獻
安樂公主爲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
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
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
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
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
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年中宗崩秘不發喪
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
嶠韋嗣立唐休璟杜彥昭及瓌等十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
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
謂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

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環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茲回動搖内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況藩邸寮屬念躬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今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二月薨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開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瓌履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燮諧台衮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疊起宮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兇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侂

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楸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
耿歎可賜實封一百戶四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
七年加贈司徒瓌子頊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
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頊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頊皆
申明其枉由此雪寃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
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頊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
爲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頊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
嶠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景雲中瓌薨詔頊起復爲工部侍郎
加銀青光祿大夫頊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
襲父爵許國公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
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頊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
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頊始也頊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
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歎
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

又爲紫微侍郎與頴對掌文誥他日上謂頴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又亦不謝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頴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而止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頴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頴爲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頴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頴一切罷之或謂頴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頴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雋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連謀將爲內寇頴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頴不從乃

作書并間諜以送苴院苴院慙悔竟不敢入寇十三年從駕東封
玄宗今題撰朝觀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頴性廉儉所得俸祿
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優
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
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
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
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蒯三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
經以爲美譚今古舊事昭然可覩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頲累
葉輔弼代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叅謀猷出總藩
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惟蓋
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爲之輟朝舉
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
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宸希
降恩貸俯垂詳擇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

丞相謚曰文憲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頤喪出愴然
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頤弟詵冰入詵歷授右
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頤爲中書侍郎上
表讓詵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頤曰晉祁奚是也
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
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冰爲虞部郎中又爲職方郎中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武德中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中尚
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泰府司馬勗旣博學有美名
甚爲泰所重因勸泰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
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叅軍徐
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飢饉舊
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
皆來復業稱爲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吏來
俊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瑯琊王沖私書往復因繫

獄鞫訊幹發憤而卒。瓌四代孫翔。文宗大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煙霄。持綱不避於權豪。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強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淖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逍遙無忝。父風寧慙。祖德諡溫。諡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慙。觀其濟海無私。狂風自止。臨終焚藁。溫樹始彰。故知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喬。等咸居清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頌唯公是相以。

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庭無慙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八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事蘇之勤校勘